



风雅颂

【开篇语】从阿勒泰山、天山到喀喇昆仑山,从准噶尔盆地到塔里木盆地,从高山草甸到荒漠戈壁,从北疆到南疆,山川河流与人文景观,前后约三年的时间,我用脚步丈量着大美新疆的深刻内涵,我用身体力行理解着教科书中的“三山夹两盆”,我试图用知行合一的方式领悟着世居于此地人们的善良、纯朴与刚毅昂扬、能歌善舞。(我在一颗葡萄里看到了我的祖国,我在《木木仁家》中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我在一尊尊佛像和壁画中油然而生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信感作为生命个体的渺小与局限!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栏目“风雅颂”由此而得名。历史是“风雅颂”的源头活水,生活是“风雅颂”的日常,热爱与真诚是“风雅颂”的基本基调,“心连心”的各民族同胞是“风雅颂”的主角。仅以此,回馈大美新疆给我的精神馈赠,仅以此抒怀表达对人、文、自然美的“赋比兴”。

喀纳斯赏树

◎刘妍

周末,老友总爱邀约去钓鱼。一顶草帽、一副墨镜,皮肤衣包裹着躯干,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或晚上。老友锲而不舍地发出诚挚邀请,或因老友的缘故,婉拒变成了调侃。大都市人真寂寞,只要有个人塘、水坑、水沟,就有“钓鱼台”,就有“姜太公”。壮年的老友提前步入老年生活,过着现代版的“老人与海”的生活,守着“静静的顿河”,谋划思索着超人心中念念不忘的“大事件”。

而我的世界并没有“大事件”——可能确实老了,心境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现代的稳坐钓鱼台的“姜太公”,我还是不会去做,理解层面总是可以的。总算到了能理解一人守着几根鱼竿,孤独地享受垂钓乐趣的年纪,越发发呆、越发发幻想,幻想自己是乌伦古湖中的一条大鱼,天上最亮的星星、大草原奔驰的骏马、缠绕珠峰上的一片云霞……然而,我最爱幻想的是成为喀纳斯河谷中的一棵树。

情牵喀纳斯,源于20年前的一位新疆籍同学。听同学说,很久以前,这里是当地人藏宝贝的地方。每到秋天,同学邀约三五人结伴同行,朝着月亮湾,尤其是无人的小岛进发探秘。同学把地上的事情聊到了天上,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加上精彩绚丽的照片,好奇心作祟下的想象早已冲出天际线,至今记忆犹新且常心向往之。工作后,有机会到喀纳斯溜达溜达,可每次都是赶脚的节奏,无法触摸到喀纳斯的真实心跳和脉搏。

喀纳斯的生物植物甚为有趣,一缕缕晨曦,透过间隙投影到地面,婆娑光影、大小形态,不停歇地变幻,如高超的舞者,炫技着粉墨登场。观者如痴如醉、浮想联翩,一不留神,魂被勾了过去,摇摇头,快快清醒。欢声笑语、勇者无敌的少年郎、青春靓丽的婀娜少女,是喀纳斯最靓丽的风景线。秋意渐浓时分,不经意间,四季分明的喀纳斯每天发生着变化,蜿蜒道路两旁的西伯利亚云杉,一片片

金黄的落叶洒满了道路,层层叠叠,仿佛给柏油马路穿了一层金黄色外衣,满路尽带“黄金甲”。一叶知秋,莫名的惆怅涌上心头。顺眼望去,笔挺高耸的云杉警醒少年郎——这辈子都要学树的样子,以树为榜样,读书做学问、做人干事业,千万不要弯道超车,乌龟最终过了终点,完胜贪睡的狡兔,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站在珍稀云杉树下,我想写封书信,捎给远方的他她它,亲情、友情、爱情,父母、同学、家中的宠物小白兔、小乌龟,思绪千头万绪,在心间酝酿、笔尖滑动,总有尽情释放、表达的冲动。

二

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家、生态地理学家、动物学家,把喀纳斯河谷中常见的泰加林视若珍宝。泰加林不是一种植物,而是泰加林带。多树种、高度单一树种,是泰加林带的特征。在科学家眼中,喀纳斯河谷中的植物,是西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带,是国内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西伯利亚动植物分布区,以及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植物基因库。极寒区典型的生态环境的森林带类型,在这里应有尽有。在喀纳斯河谷,四季至少有四景。满眼的黄树林、满眼的红树林,我突然奇想,若能在此做一棵树,真好!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植物学家指着满眼的绿,逐一传道、授业、解惑。手掌向上,爱伸懒腰的是云杉;树底下松松垮垮的枝条条条,横七竖八的就是冷杉;还有爱耍脸,落泪般落叶的是松树。云杉、冷杉、落叶松,超级爱扎堆,一个又一个“大家族”簇拥在一起。树林里向阳和背阳的树各有不同体态。树冠或浓或密,树叶或深或浅。乍一看,喀纳斯河谷从来不缺红花绿叶。认真观察才发现,春夏秋冬,这树叶的绿是有差别的:墨绿、深绿、浅绿、淡绿、素裹、银装,绿得深沉、绿得欢快、绿得焦灼、绿得闹心、绿得平静。或是一幅油画,或是懵懂少女,或是强健少年,或

是知性女性,或是耄耋老人……阳光、雨水、高低位置不同、时空不同,树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姿态,正如人生的不同阶段,站什么山唱什么歌。秒懂这一切的,不光是我,还有飞鸟。

这棵树与那棵树不同,那棵又与另一棵不同,坐在卧龙湾边的小土坡上,我想象自己成为一棵卧龙湾的树,幻化成任何草木都是值得的。看着看着,眼睛迷糊了,灵魂出窍了,我不再是我,而是一棵真正的树,与植被飞鸟、河谷合体,与天地合一,与绚烂的花花草草成为交心的好朋友。

三

在喀纳斯,若能成为一棵树,定能处变不惊,望天上云卷云舒。

大才子苏东坡,让今人念叨的,不光是满腹经纶,而是面对人生起起落落时的豁达和乐观。他的骨髓里,天生就有笑口常开的基因。被贬,那就“人挪活”,老子知行合一,怕个溜溜球。云游四方,行走天涯。苏大人翻山越岭,用脚步丈量大好河山的每一寸土地,观察地势,摸清人文地理、民俗民情,修路、开山、修渠、疏浚……胜于苏东坡的先贤,古往今来不在少数,可他们却没有在历史上留下“痕迹”。苏东坡有颗与众不同的心,一颗至情至性的平常心,心系街坊普通百姓的爱心善心以及“不信命”的好胜心。见多识广的树们,任何一株智商都不在苏东坡之下。有“喀纳斯卫士”美誉的它们,作用不胜枚举。它如智叟,平曰里“以不变应万变”。微风过家门,老树开始大摆“龙门阵”,向徒弟徒孙讲故事、唱童谣,遥想当年的亲历见证、回忆当年的威风轶事。人的记忆中有种种特殊功能,不断修复,将不好的事情自动删除,将美好的事情自动保留。树也一样,花开花落的时节,云起云涌的更迭,不变的那一抹抹红、一抹抹绿,述说着前世今生,述说着世俗的趣事,述说着你我他。

能成为喀纳斯的一棵树,是件幸事;能与云杉、冷杉共舞,是件乐事;我愿永远做喀纳斯河谷中的一棵树。



《金秋白桦林》阿依肯·塔力哈提别克 作

“我们是幸运的一代人,生在红旗之下、长在春风里……我是党和国家培养多年的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民间,以最接地气的音乐作品竭诚为群众服务,是我毕生的追求。”哈布拉德·阿布都拉时常这样感慨。有着42年党龄的他从事文艺工作以来,始终将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创作理念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和历史责任,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改编演出了许多中华名曲和世界名曲,编写了多部有关哈萨克民族的音乐著作并填补了多项学术理论、歌曲乐曲集成的空白,为中华音乐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付出了心血。他的故事反映了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一个普普通通的牧家子弟成长为享誉全国的文化艺术工作者的最美篇章。

知音识曲,笔耕不辍!

——记国家一级演奏员、指挥、作曲哈布拉德·阿布都拉

◎达柯

系统学习,终将所学用于实践,爱岗敬业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保持冲劲、韧劲、干劲,及时填补知识空白、补素质短板、强能力弱项,是我对哈布拉德在其人生路上不断求知、向上的最深刻感触。

从某种角度来比拟,人的一生和一棵树的生命历程并无二致,多一些枝叶,便会多开一些花,这样的生命才更枝繁叶茂。1992年9月,哈布拉德调任地区图书馆馆长兼党支部书记,开始了新一轮挑战;1997年5月—2003年12月任地区歌舞团党支部书记、乐队首席指挥兼作曲;2003年12月—2009年11月任该团国家一级演奏员、乐队首席指挥兼作曲;2009年11月光荣退休。

哈布拉德时常这样感慨:“我们是幸运的一代人,生在红旗之下、长在春风里,可以说,在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处处都能感受到团结之花馥郁芬芳……”

前两天,我登门拜访,他正在手机上学习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和兵团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多次讲话,自己都已经认真地进行了学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我是党和国家培养多年的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民间,以最接地气的音乐作品竭诚为群众服务,是我毕生的追求。”

有情有义方能行稳致远。哈布拉德用36年时间收集、整理了三千多首民间器乐曲,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自1972年开始,他跟随文工团副团长常采善、词作者包经等人多次下乡采风,身背“601”录音机,在无任何专用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自带行李,睡霍斯、住毡房,搭卡车、拖拉机,坐马车、牛车,深入偏远牧区,实地调查、采集资料;在公社、大队借用手摇发电机,晚上录音、白天整理,辛苦并快乐……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后,虽然有了手提式录音机(俗称砖块录音机),但因录音环境极差,录音带里总伴有各种杂音,更需用心辨识、精细记谱;1990年之后,录音设备再度更新换代,可肩上的使命与责任更重了,他走遍阿勒泰的山山水水,整理了几百盒录音带,均采用先记简谱,后整理成五线谱的办法,记录了大量即将消失的民间器乐曲、保护了文化遗产、为研究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奠定了一定基础。

“要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深情勉励!既然选择了文艺作为终身事业,我就要奋斗终身——退休后的哈布拉德继续发挥余热——经认真梳理将最优秀的1000首器乐曲整理成册出版发行,可以说,这是“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情怀”,厚植文艺“百花园”的最生动实践。

有着42年党龄的哈布拉德从事文艺工作以来,始终将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创作理念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和历史责任,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改编演出了许多中华名曲和世界名曲,编写了多部有关哈萨克民族的音乐著作并填补了多项学术理论、歌曲乐曲集成的空白,为

中华音乐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付出了心血。

哈布拉德从事音乐艺术事业五十多年来,参加了150多首歌曲和舞蹈音乐的创作,为500多首歌曲、舞蹈音乐配乐、配器。主要代表作有:冬不拉曲《雄壮的阿勒泰》《欢乐的牧场》等,大型民族合奏《美丽的阔克交台》等,管弦乐曲《金山骏马》等,弦乐四重奏《白裙子》等,弹拨乐四重奏《兰花花》等,舞蹈曲《奶油飘香》等,歌曲《晨光》《团结颂》等。

1986年,哈布拉德首次率团赴外省巡回演出,历时3个月,在全国17个省、市演出61场,受到各地文化部门专家和同行的一致好评。尤其让他倍感荣耀的是,在首都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为新疆各族人民赢得了荣誉。

2009年,天山电影制片厂拍摄国庆60周年献礼影片《鲜花》,他参与创作主题音乐,并担任音乐顾问;2010年5月,地区大型音乐歌舞剧《阿嘎加依》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汇演荣获11项大奖,他负责音乐创作并担任音乐、民俗顾问。

经过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耕耘,哈布拉德最终登上了艺术这座山的巅峰,这是付诸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的最终成果,也是对人民艺术的真挚热爱和执着追求。他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音乐家协会会员、新疆音乐家协会理事,新疆少数民族器乐协会名誉会长;曾担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联副主席、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地区文联副主席、地区音乐家协会主席等职务,他在音乐艺术道路上的贡献就好像他的作品,高山流水,曲终奏雅!

哈布拉德的故事反映了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一个普普通通的牧家子弟成长为享誉全国的文化艺术工作者的最美篇章。

的确,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新疆各族人民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交流互动、相互借鉴、彼此融合,共同铸就了文化相通、血脉交融、命运相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相互依存、同舟共济、团结奋进的关系。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奠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进一步弘扬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促进各民族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共识、引领思潮作用,增强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归属感,夯实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思想根基。这是我们新疆各族党员干部的责任,也是新疆各族人民的责任!

祝福哈布拉德,愿其艺术之树常青,同时,期望更多文艺工作者持续用心用力,在文化赛道上主动创新、主动突破,让文艺“百花园”枝繁叶茂、繁花似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汇聚强劲动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磅礴精神力量!

情定中师

◎刘承志

生命中总有一些事,在某段时光里会带给你无尽温暖和前进动力。中师生于我正是此般难忘记忆,多少年来,一直珍藏心底!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毕业于阿勒泰师范学校,在当时正属于“鱼跃龙门”吃上商品粮的一拨幸运儿。

诗人韩愈在《师说》中这样定义教师这一职业:“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也有人认为:“学无大小,能者为尊。”正是这一批批传道、授业、解惑的能者,用大爱师德和饱蘸克己的如椽之笔,书写了阿勒泰教育事业的如椽诗篇。你若问我为何此般深情,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你:“一切终究源于心中这份最纯粹至臻的爱!”

诗人艾青曾这样自问:“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是的,正是这样的深沉牵引着我到中师的无限惦念,成为我们有过中师经历的这一代人一生最具价值和影响力的名片!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上世纪80年代以来,阿勒泰我国大部分乡镇一样,活跃着一支庞大的中师生教师队伍,是他们撑起了牧区孩子们的希

望以及那片焦渴土地的期望。经过三四十年的坚守与倾情奉献,一批批中师生成为阿勒泰乡村教育系统的骨干力量,相当一部分则成为了全地区中小学学科带头人和学校管理者,有的还成为了教育行政主管者,他们用最美的青春年华,撑起了西部边陲基础教育事业的脊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那个年代的青春梦想值得被看见、被传颂、被铭记。因为这样的传承与坚守,才有了现在乡村基础教育的美好。

人到中年再回首,师范于我是多么美好的年华,也是与我有过相同经历的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的一生情结。想当年,我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胸怀梦想欲要仗剑走天涯,虽经历各不相同,但每一位学友均秉承“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奋战于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用心用情用力传承学问、忠诚、勤奋、坚毅、宽厚的师德。中师出彩——我们中,有的经过多岗位历练成为主政一方的父母官,有的离开阿勒泰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书写精彩人生,有的终生心系人民,教师这一崇高事业,以“捧出一颗心

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执念默默奉献在基层教学一线,坚守三尺讲台,引领乡村蓓蕾在追梦路上奔走,成为孩子们前行路上的一座座灯塔。

“中师”二字无比厚重,虽已完成那个时代国家赋予的特殊使命。多年来,我无论身在何处,从不忘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中师生,母校“为学、为事、为人”的理念给了我和我们的学友无尽动力,成为人生路上最耀眼的标识。进入新时代,学习、生活和工作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也都考上了心仪大学,有的已经读研考博或参加工作,他们的记忆中没有我们的这般经历,更读不懂这份“缺憾”。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才始终是第一位的。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优秀人才,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学识和能力。当然,一路走来,中师生也不要气馁,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不管在岗或退休,都不该自卑于我们的初始学历,因为这可是那个年代最好的选择。

“身无半亩,心系师范”。我为自己曾是一名中师生而自豪,因为我十分清楚自己从哪里来,往哪儿去。此生情定中师,永远珍藏美好!